

## 故乡的炊烟

□冯宝新

小时候  
故乡的炊烟  
是母亲用火柴  
点燃的孩提的期盼  
是父亲在土里刨出的  
一日三餐的香甜  
是一根长长绳索  
一头牵着饭菜的清香  
一头牵着放学归来  
儿欲滴的垂涎

长大了  
故乡的炊烟  
是游子的乡愁、乡音、乡情与乡恋  
是从火灶里纺出的思念的线  
一头拽着红尘里的游子  
一头系着老屋里欲穿望眼  
在漂泊流浪时  
从天空里撷取一缕  
冷寂的时候取暖  
它驱散了我心中的寒  
伴我渡过那迷茫的孤单

暮年的时候  
故乡的炊烟  
是父母苍老的面容  
化作土堆前的祭奠  
袅娜升腾的一柱香烟  
回忆无边  
思绪万千  
剪一月月光  
写满思念  
折一对信鸽  
飞到槐花  
载着愧疚  
飞到月宫请安  
吴刚为父添酒  
嫦娥和母聊嗑陪伴  
愿天堂里的父母不再孤单

## 一张永不过时的车票

□王坤

又到了年底  
出门在外的游子纷纷提前购票  
有个地方叫故乡  
总能让游子们魂牵梦绕

故乡的车票又是那么的特别  
车次520是永远不变的号码  
编号爱你1314  
票价幸福无边  
日期永不过时  
对归来的你终身有效

就这么几条信息  
总能牵动亿万人的心弦  
此时此刻归心似箭  
渴望插上翅膀  
早一点投入父老乡亲的怀抱

接站的是你朝思暮想的父母  
他们早早地把你  
喜欢的饭菜备好  
站在大路旁检索南来北往  
眼睛紧盯着那条  
你归程的老道  
翘首以盼你的到来  
思念的泪水  
一遍遍地打湿了眼角

岁月苍老了容颜  
艰辛压弯了身腰  
皱纹布满了脸颊  
身材萎缩了不少  
腿脚不再像从前那样灵便  
满头白发啊迎风而飘

不稀罕你的礼品多么贵重  
不要求你给多少钞票  
他们只求你常回家看看  
从来不曾提额外的回报

人至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到了承担责任的年岁了。尤其是女儿渐渐长大后,我对“父母”二字的体会更加深切,愈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愈发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艰辛,也愈发强烈地思念老家和远在老家的父母。

但对我来说,归乡回家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我工作生活的城市远在家乡千里之外,只有放长假才能回家看望父母。而且,这种日子一晃就是20多年了。20年弹指一挥间,真是犹如白驹过隙。几年前,当我还是青年时,主要精力都放在为事业和家庭打拼上,归乡的概念比较模糊,忙起来甚至一个月打不上几次电话,都不觉得如何。

但最近几年,感受颇深,父母年近七旬,头发已经稀疏花白,脸上满是纵横的沟壑。我每次打电话,父母都是报喜不报忧,总安慰我说:“孩子,你放心工作吧,家里一切都好,用心经营好你自己的小家庭。”但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家里新增的空药瓶。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年说来就来了。

一大早,我驾车来到了早市。这是一个闹市,人流熙熙攘攘,叫卖声、汽车喇叭声、人们的喧嚣声混杂在一起,显得格外热闹。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地方停下车,瞬间便淹没了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早市上,蔬菜区、肉类区、海鲜区、活禽区、干货区、食品区、水果区、土特产区……排列有序,热闹非凡。这话脱脱是一幅盛世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

水果区里,各种进口的水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肉类区里,南方的腊肉也摆上了摊位,只要你能想到的,这里都可以满足你;蔬菜区里,四季蔬菜一应俱全;活禽区里,每个铁笼子上面都站着一只红红的大公鸡,也不知摊主念了什么魔咒,大红公鸡不飞也不跑,稳稳地站着,红红的鸡冠像一朵盛开的鸡冠花,特别炫目……

这时候,一位老者慢慢地靠近了铁笼子,用手轻轻地动了一下大红公鸡。公鸡摆了一下头,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也丝毫不会想到它即将成为人们口中的美味,成为人们春节餐桌上的食材。只见老者拿出手机拨通了

电话:“喂,大孙子,我是爷爷,你小子什么时候放假回家啊?”我听见对方说什么,只听见老者接着又说:“我在早市上看到了你最喜欢的大红公鸡,我买了等你过年回家吃!”“爸,着啥急呢,过年还早着呢!”此时,旁边有人搭话,像是老者的儿媳妇,“现吃现买就行了。”“哈哈哈!”老者不管不顾,我行我素。

我随着拥挤的人流穿来穿去,啥东西也没买,却被这繁华的场面所震撼。不知不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过年的情景中……

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不用说鱼肉蛋奶,就连蔬菜也极为单调,过年除了白菜萝卜,根本看不到别的蔬菜,不像现在,想吃啥就有啥。那时条件好点的家庭还能吃上白菜,困难的平时只能吃咸菜,连萝卜都很少看到,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煮上一盆萝卜丝,全家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

那时入冬前,每家每户都在地里挖一个长方形的菜窖,把生

有一次,父亲偷偷地告诉我,母亲的膝盖总是疼,她自己瞒着我和哥哥去医院看病,说是膝盖里有积液,药也吃了,针也打了,但效果并不理想。听着父亲轻描淡写的叙述,我也没当回事。当我回家看着步履蹒跚的母亲,依然坚持在门口等我时,我愧疚万分。母亲含辛茹

## 吾心安处是故乡

□刘云利

苦把我养大,供我上大学,但需要我在身边照顾她时,我却远在天涯,那种针扎似的疼痛令我没齿难忘。

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听说用艾灸治疗效果不错。我知道后兴奋地买了足够一年使用的艾灸条寄回家。后来,母亲高兴地告诉我,这个办法真是对症下药,腿已经好多了,但我的心却久久难以平静。

今年十一假期,我独自驱车回老家。由于是小长假,路上的车很多,再加上事故导致部分路段拥堵,

所以天黑还没有到家。等到家的胡同时,我看到一个佝偻着背的熟悉身影。我赶紧下车走向前:“爸,我回来了。”父亲微笑着,“嗯,嗯,赶紧回家吧,你妈等着急了。”到家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去村头好几趟了,怕我高速上接打电话有危险,一直没敢联系我。听着母亲的话

语,再回头看看父亲弯曲的背影,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也早已独自撑起一片天,但在父亲眼里,我依然是个孩子,依然是他心头永远的牵挂。

老家的房子已经住了好多年了,虽然还不算太破旧,但屋内的部分墙皮已经脱落了,室内保温效果也不好了。我想出钱帮着重新装修一下,父亲执意不肯,他总是说:“我们都把这把年纪了,不要好

产队按人口分的白菜、萝卜埋进去,快过年的时候,用镢头把上面的冻土层刨去,然后用铁锹慢慢地把埋住白菜、萝卜的土铲出去。当绿色的白菜叶和嫩绿的萝卜叶露出地面时,人们的心情极度地愉悦,因为这意味着年就要来到了。

人们把白菜、萝卜小心翼翼地 from 菜窖里挖出,放到藏风的地方,在阳光下晾一晾,然后搬回家保存好,以防冻坏,然后,就急切地等待着过年了。

那时过年,虽然物质条件不好,生活水平差,却过得有滋味,有趣。 “啪啪啪”几声脆生生的鞭炮声,会让我们开心兴奋地整夜整夜难以入睡,这种开心和欢乐会延续很久。而今人们的生活,真的是“吃着甘蔗上楼梯,步步登高节节甜”,吃喝不愁,天天都似过大年。五颜六色的礼花,轰轰炸响的鞭炮,也提不起人们多大的兴致,因为都习以为常了。

“嘟嘟!”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从回忆里唤回。早市上,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人们,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此时,远处断断续续传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春节的序幕提前开启。

洗好的鸡和猪下货另有一二斤猪皮一起放在锅里煮开,把水舀出,再在清水里洗一遍,然后开始焗下货。晚饭后,锅底架上火,父亲一边抽烟,一边往锅底下塞木柴。听着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父亲开始改为小火,然后把锅打开,捞出不抗煮的鸡。如果煮化了,供桌上没了鸡,就煞风景了。一阵儿,蒸汽忽然就带出了熟肉味儿。父亲说:“出味儿了。”

停了火,捂一会儿。掀开锅,满屋除了热气,便是熟肉的诱人的香。父亲会切一大盆猪头肉,内有猪舌头、猪肝、猪肚。蘸着蒜泥吃猪下货,去腥去腻只余肉香。我们喜欢啃骨头,父亲特意留下一一些带肉的猪蹄和猪头骨,啃起来很实惠。啃完了,敲碎猪蹄骨头,伸出蚯蚓似的骨髓,慢慢吮吸,浓香的滋味久久在嘴里。闻着锅里的肉汤味儿慢慢吃着,时光拉长到半夜。

年三十你闻吧,家家飘香。早晨全家煮油盆;中午一盆猪肉熬粉条,条件好的各种炒菜摆满桌。晚上饺子,五更饺子,大年初一饺子,连顿饺子香,团团圆圆,除夕迎新。

拉长年味儿的还有声声爆竹。开端是孩子们揣在布兜里不舍得一起放掉的小鞭,兴趣来了,掏出一个,手捏着点上,稍一停顿,往半空里扔去,啪一声,心里一起开了花。随后,三三两两的小鞭声此起彼伏,风里便积存起一股硫磺、火硝的气味。从除夕五更鞭炮齐鸣,孩子们的小鞭连接了初二送神十五送灯的热闹,伴随锣鼓秧歌的节奏,鞭炮的味道深深粘在每一天里,让乡村始终在年烘烘的氛围里,直到多年后,依然能闻到那股热闹的气息,嗅到那股沁人心脾的味道。

了,将就能住就行了。”我晓得,父亲是怕花我的钱,他知道儿子漂泊在外不容易,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尽量给孩子多攒点钱。这或许就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吧。

吾心安处是故乡,对远在异乡的游子来说,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故乡。作家冯骥才说,远去的故乡,是灵魂的巢。曾几何时,我感到“灵魂”无处安放。某天灵感偶至,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让父亲每半个月拍一张老家小院的照片,有全景也有特写,有春秋也有冬夏,有春天艳红的石榴花,有夏天繁盛的蔬菜园,有秋天硕果累累的柿子树,也有冬天白雪皑皑的尖屋顶。当我思念成疾的时候,就翻看这些照片看看,感同身受地沉浸在光影呈现的思乡境遇中,犹如一年四季都回过故乡一样。

故乡是根,光影思乡,灵魂有巢。但我深深地懂得,这只是打开思乡心结的一扇窗,纵有千万次的思念,不如跨越千里的相见,那种温暖如春的陪伴,才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旧时,烟台人称舅妈为舅母。她是我妈妈姨表兄弟的妻子,我称她表舅母。每年她都要来我家给她姥姥拜年。表舅母似乎天生跟小孩子有缘,幼时,我只认她姥姥和母亲,谁都抱不走,但舅母是个例外。她来到我家,先把身子背过去,然后猛地转过来,冲我“呀”的一声,我立马被她逗得笑出声来,乖乖的被她抱走,手法娴熟如探囊取物。

表舅母住在蓬莱农村,每次来都带两个大簋子。一个簋子装花生和芋头等,另一簋子是大花饽饽。她的手很巧,做的花饽饽简直像艺术品。姥姥把花饽饽归置到一个大瓷缸里,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重要的日子或是有客人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能游历拉拉吃一正月。我们不能让她空着簋子回去,就给她买些海产品,或给她做身衣服,也会给她点钱。

我没见过表舅,只是听大人说过。表舅长得很帅,是家中独子。1947年,年仅18岁的表舅与小一岁的表舅母结婚。新婚不久,表舅就被国民党抓壮丁离开了家,从此没了消息。

表舅母的卧室里,有一个紫红色的小柜,上面是一台上了年纪的机械摆钟,钟两边一边一个帽桶。听说这帽桶是他们婚前一块到蓬莱城买的。那是一对手绘粉彩帽桶,画面上方是如黛的锯齿般的山脊线,画面中间,一位高发髻、身着绛罗紫衣的妙龄仕女,含情脉脉迎接衣锦还乡的官人。或许是由于某种冥冥中的意念,表舅母很高贵(方言,意为喜爱)这对帽桶。

表舅走后第二年,儿子李栓子诞生。而年迈的公婆受不了打击,相继病倒。儿子尚处于襁褓之中,家中只有表舅母一个劳力。那时农村靠挣工分吃饭。为了养活一家人,舅母学会了农村所有的活。推小车最出力,女人没有干的,而她推小车比男人都棒。打场也是男人的营生,但表舅母吆喝牲口打场的场景,已固化成我脑海中的风景。她家是草房,她是全村唯一敢在风雨天冒险上房,用绳索捆绑被掀翻麦秸草的女人。表舅母命比黄连还苦,她好像是专为了吃苦才来到这世上的。艰苦劳作,让原本清秀的她皮肤粗糙,双手伤痕累累。有一次,我为给她什么东西争犟起来,她使劲把我的手攥在她手里。她手劲很大,我被她手上的老茧硌得生痛。

日子艰难还不是主要的,最主

## 星星

□陆玉生

星星知道自己微弱  
所以它从不与太阳争辉  
它只想做好自己  
做自己的梦,发自己的光  
它从来都没想过  
要吹灭别人的灯

因为知道自己微弱  
所以它更懂得团结的力量  
暗夜夜里  
所有星星都点亮自己  
它们相互陪衬,相互鼓励  
于是,一个奇妙的世界诞生  
名字叫:星光灿烂

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折磨。表舅母身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很难想象,孤灯下,她是如何度过漫漫长夜的。那时,家中有海外关系,一般会遭人歧视。李栓子因此变得内向,性格孤僻而敏感,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表舅母从18岁开始守寡,有人说她是“大国女上吊——死心眼”。很多人劝她再走一步,甚至公婆也松了口,但是表舅母不干,她担心自己一旦改嫁,公婆没人养,儿子受委屈。但我认为,在表舅母的潜意识中,表舅或许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这点,从过年她总去蓬莱阁上香,保佑表舅平安就可以看出来。

后来,表舅真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过两次。

1989年,是年龄一甲子的表舅首次回老家,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人老到很老后,模样基本相仿了。他除了穿着时尚外,其他与普通老人并无不同。他乡音未改,头发早被异乡的大雪染白,毫无风雅。在酒桌上,我听他平静地谈那些过往。他去了中国台湾,后来又去了韩国,由于音信隔绝,回家无望,他在韩国重组家庭并有了后代。表舅母与我母亲手扯手坐在椅子上,我原本想象她见到表舅会激动,甚至会痛哭流涕,但她没有,苍老而木讷的她只是表情稍稍有些羞涩、恍惚,动作略显局促笨拙。虽说我的血缘与表舅更近,但我的内心却同情身为弱者的表舅母,甚至对表舅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怨恨。不过,从理论及更大时空维度上来说,这场割裂是家恨,更是国殇。

三年后,表舅又回来了一次。他来的主要目的是游说孙子去韩国,如果孙子在韩国站稳脚跟了,就可以把全家带过去。但舅母果断行使了“一票否决权”。她说年纪大了,哪也不去,他们不是个圈子里的人。我为表舅母的自知之明点赞,这种自知之明乃是她一生价值之所在。

在表舅母身上,我看到了大多数中国女性不畏苦难、独立隐忍的生活态度。她们对爱情执着而长久的信念往往会使她们偏执于以身相守,而少数以“理智”自诩的男人则更偏重于“识时务者为俊杰”“小心驶得万年船”等功利方面的盘算。这也是男女之间的不同之处。

如今,表舅和表舅母已先后作古。一个客死韩国,一个靠在家乡,一场人间悲剧终化作红尘往事。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